

THE LOGIC OF \$

美元的逻辑

货币绑架与战争撕票的背后

章玉贵◎著

美元的逻辑

货币绑架与战争撕票的背后

章玉贵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内 容 简 介

美元的背后可以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的“铸币税特权”使美国的经济策略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总是最优的。美国经济即便已经到了寅吃卯粮的境地，还是能够屡屡成功“绑架”世界各国，并迫使各国为其外部负效应极大的经济发展模式“买单”。

谁能瓦解美元霸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元的逻辑：货币绑架与战争撕票的背后 / 章玉贵著.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1

ISBN 978-7-121-21365-0

I. ①美… II. ①章… III. ①美元—研究 IV. ①F82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210号



责任编辑：张毅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5.25 字数：25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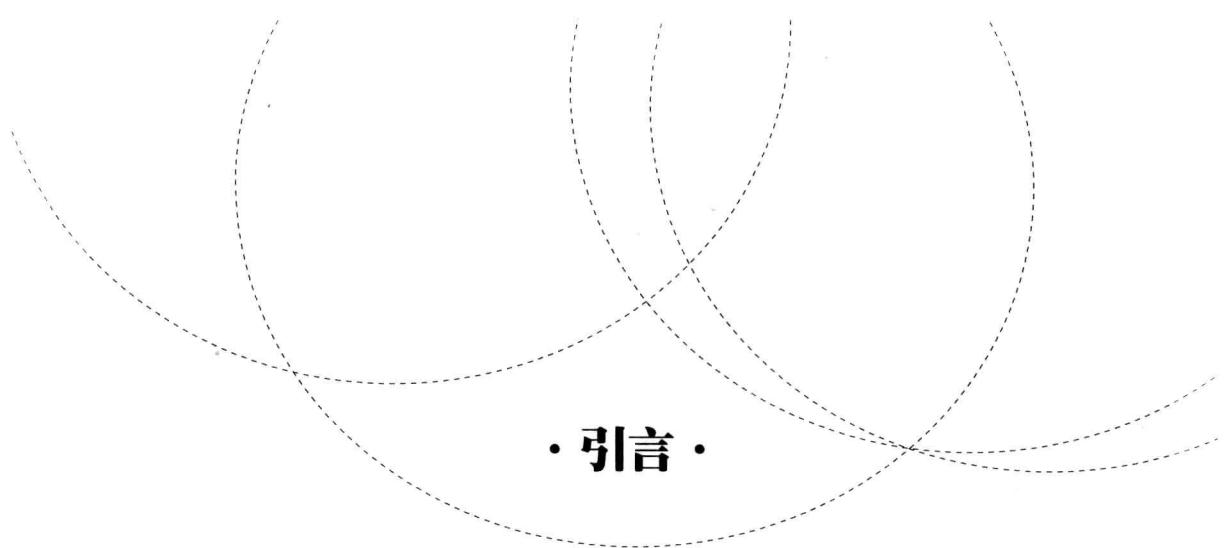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 引言 •

挟美元以令诸侯的快感

当今世界，美元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以来，全世界最有资格玩金融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如果将1913年美联储成立作为美元初步取代英镑的时间点，则美国对世界货币体系的统治已近百年。然而按照美国老资格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观点，这些年来，美国犯了用力过猛的错误。其结果是，美国不得不把一小部分权力让给盟国，到如今还得满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扩大话语权的诉求。美国的金融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并将继续动摇下去。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别国要想全面取代美国的地位，谈何容易。

坐拥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地位的日本，曾于20世纪80年代试图对美国发起挑战，但一纸“广场协议”就轻松击垮了日本的金融雄心；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欧元本有资格充当美元制衡者的角色，但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欧洲大概没有想到，作为顶尖战略高手的美国只是聪明地发动了一场规模并不大的科索沃战争，就使欧元跌宕起伏坐卧难安。如今，有些欧洲人仍在感激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认为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大大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节约了不少交易成本。但有些欧洲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是蒙代尔温柔而体面地杀死了经典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也让意大利里拉和荷兰盾成为历史记忆，也许若干年后，这仍是欧洲大陆老牌工业强国的心中之痛。

之所以美国这些年来保持着对战争的偏好，是因为战争对于维护美元地位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可以说，全世界最懂得战争经济学的国家就是美国。无论是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和经济战略动机，在今天看来再明显不过了。而且，当今世界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家差不多也只有美国了。

美国还是今日变化世界中对竞争对手实力变迁趋势极为看重的国家。而作为战略高手的美国更多时候并不愿意承认或者接受某些趋势。

美联储2010年发行的2009版100美元钞票正面，在右上方美国的国号“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字样下面，居然还清楚地保留着金本位时代的遗迹——“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本钞票是偿付公私债务的法定通货）。

蹊跷的是，当金本位时代已成历史记忆的时候，美国犹他州众议院于2011年3月4日以47票同意、2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黄金白银为法定货币的议案。为此，福克斯新闻网惊呼：“在退回金本位的道路上，犹他州走出了第一步”。犹他州的行动无疑让美联储和伯南克十分难堪，假如后工业化时代重新迎来金本位制，这无疑是对美元体系的彻底清算。

不过，金本位的回归也许只是一部分人的超现实憧憬与美好愿望。即使美国遇到了一些困难，历史的经验表明：谁要是低估了美国的逆境调整能力，谁就有可能自己被调整出局。也许，美元最终会死在自己的床上，但在这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全世界都不要指望美国会犯低级错误。

诚然，缺乏大国历史底蕴的美国并没有足够的胸怀将全球的经济发展引领到一个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里。为了维护美元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不断祭出类似“无影剑”这样强化本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实则伤害自身的金融杀招，在饮鸩止渴的同时也把世界经济给绑架了。另外，由于全球欠缺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被美国和欧盟控制的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维护世界经济与金融稳定方面近十年来碌碌无为，某些时候甚至充当了干涉别国经济主权的工具。

于是，国际金融秩序越来越走入一个死胡同：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金融风险的上升，要求美国与有关国际组织检讨现有金融政策与金融体系的弊端，推出负责任的前瞻性经济措施；另一方面，美国为维护既得利益，也越来越没有兴趣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反观新兴经济体，则更是有心无力。

其实，全球经济之所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除了当今世界尚无一个可以平衡美国影响力的国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建立了足以维系其对世界经济进行统治的机制化霸权。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今天，除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还在替这个已经瓦解的体系担负债务，而美国也借此建立起了自己的占优经济策略，让世界经济的发展迟迟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占优策略是指无论竞争对手如何反应都属于本企业最佳选择的竞争策略，与之相对的其他策略则为劣势策略。如果借用占优策略来分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可以发现：对美国而言，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获得了以本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之后，也就掐住了其他国家经济的“七寸”，并形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两极结构：消费在美国，投资和制造在全球。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凭借战后建立起的机制化霸权（美国通过左右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建立起来的秩序范式），美国在力量相对削弱的形势下依然能够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凭借其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掌握着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决定着金融市场价格水平，并对各种金融工具与头衔实施否决权。而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又使那些意欲挑战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国家退避三舍。同时，美国又在掌握金融话语权的基础上，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操控，迫使其他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美国共舞——接受国际金融惯例变成一种必须与乐意，在规则、概念、议题甚至体系上接受美国的主导并因此放弃主动而为的权利，金融创新的冲动被执行金融市场价格及遵循行情的商业思维所俘获。甚至，美元的背后可以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不需要国内储蓄的支持。于是，在美国的这种“铸币税特权”架构内，近年来美国的经济策略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几乎都是最优的。

事实上，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严重失衡了，双赤字的不断扩大，使得美国必须寻找不断补充经常性逆差的来源，以确保其资本项目的顺差。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大肆炒作“新经济”，通过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金，并凭借其国家信誉，吸引日本和中国等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自1994年墨西哥危机以来，美联储每遇到金融危机爆发，都习惯性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救市，结果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

剩以及对世界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对冲基金的涌现。

随着科技股泡沫破灭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美国资本市场引资功能开始减弱。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政府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大幅降低利率，仅2001年，美联储就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用舆论的话说就是“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美联储通过向市场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最终克服了因为股市泡沫破灭造成的市场恐慌。然而，美国的利率连续几年实际负利率，美元在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大幅减税，减税额度总计1.35万亿美元，以鼓励消费与投资。这些措施稳住了市场，使美国经济避免了衰退。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房地产市场来保持资产价格上升的态势，过剩流动性通过新的信贷工具流向房地产市场，一些房地产商与房贷金融机构为购房者的贷款放宽条件，比如零首付、延长还款期限，等等。这些贷款风险高，要求回报的利息也高，被称为次级抵押贷款。但在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巨大的贷款的按揭利率也显得不高了，许多过去买不起房的美国人也开始贷款购房。上述措施在缔造了美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之后，也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最终酿成了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

但是美国这些年来的运气似乎特别好，每每能够度过危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更懂得综合运用国家竞争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成功收拾了雄心勃勃的日本，发动科索沃战争打击了欧元之后，美国在金融领域里就是标准的“独孤求败”。即便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天文数字的国债和持续增加的外贸逆差使得经济学家担心美国政府是否会因此破产，但在美元支付体系和金融话语权的支撑下，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屡屡通过金融创新成功拯救濒危经济于既倒，以至不少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官员、经济学家与市场人士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追捧几乎到了肉麻的程度。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挽救陷入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现在看来，美国有意为之的美元贬值是美国为了对外辐射周期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的重要方式。这足见美国经济策略的霸道程度。

特别令各国忧虑的是，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加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资金离开美国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而进入大宗商品市场，这些因素都在逐渐加快商品通胀的速度。事实上，前几年，随着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便已不断上涨。在没有

出现石油供给危机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在投机资本的炒作下曾一度暴涨到接近每桶150美元。尽管高油价给美国自身也带来影响，但在美国的策略组合中，美元贬值可以化解国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压力，而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高油价却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

可见，在美国的占优经济策略下，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仿佛又回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新兴经济体的高储蓄、低消费，由此累积的大量顺差，又以美元资产的方式不断流回美国，这样，新兴市场国家既从实物上补贴了美国，还从资金上支持了美国。因此，继续保持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保持并扩大其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而只要这种状态能够持续，美国是不大可能真正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来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

另外，美国金融霸权之所以能够独步世界，某种程度上还与欧洲的不争气密不可分。

曾几何时，欧元的走强让美国金融资本的代言人罗杰斯忧心忡忡：“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甚至一向自负的《华尔街日报》也评论道：“我们站在一场空前的货币大崩溃的悬崖边上，许多人开始寻找美元的替代品”。不过，存在致命缺陷的欧元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修炼与美国相比还显得相当稚嫩。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再次告诉世人：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生态下，世界经济要想摆脱美元的控制依然十分困难。

其实，令美国真正担心的竞争对手还是中国。

20年前，美国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当时处于世界经济与金融分工低层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但势易时移，如今的中国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即将跃上6万亿美元的台阶，而且正在逐步提升从工业体系到金融领域的全方位竞争力。中国基本符合美国所认为的战略经济对手的各项条件，这注定让习惯一家独大的美国政经领袖难以容忍。尽管我们知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中国经济正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嵌入到美元经济圈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亿万产业工人换来的只是一种随时可能贬值的高级纸张。中国全民生产补贴美国消费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无奈的是，中国还因此背上了令全球经济失衡的部分责任者的罪名。

从现阶段的美国经济基本面和白宫捉襟见肘的财政金融政策中，我们可以看

出一个力量使用过度的霸权国家正试图摆脱衰退周期，并维持既有秩序体系而进行的诸多挣扎。智商超高的奥巴马总统面对的是接近10%的失业率以及每天都在高速攀升的国债，而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找到有效对策，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经济驾驭能力越发不信任。倒是荷尔蒙分泌有点失调的伯南克在急火攻心之际祭起了损人并不一定最终利己的量化宽松政策（QE），然而美国经济仍未见大的起色。据说，华尔街一直想让美国政府发行期限为40、50甚至100年的超长期国债，这种过去只有三流强国墨西哥才肯出的下策如今居然进入了美国精英们的策略组合中，足见一向高傲的全球经济老大，寅吃卯粮到了何种程度！

另一方面，中国持有的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中国需要兑现时能否如愿，也是未知数。尽管基辛格曾说过，美国欠中国的钱终归是要还的，但这句话本身也暗含着可能拖欠的逻辑。

美国是否会走向国家破产之路，也许只有白宫决策者和华尔街的精英们心里最清楚。

有着债券大王之称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之一比尔·格罗斯就直言，美国根本无法走出自己眼前的债务陷阱。他指出，美国的债务量已逼近彻底破裂点，美国已不能再将外国资本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美国是一家企业，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再借钱给美国。

不过在最近几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都要求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并扩大对美进口，而且事实上中国也部分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了。但一向是顶尖战略高手的美国知道，只要人民币的影响保持稳步上升势头，美国试图强化中国经济“美元化”的努力就将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美国近来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还是愈演愈烈的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这既是美国维护传统竞争优势的战术安排，也暗含着使中国经济进一步“美元化”的霸权逻辑。

短期内，除非美元被本国抛弃，否则其他国家不会轻易抛弃美元。事实上，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官方外汇储备的中国，至少目前还没有抛弃美元的打算，有关超主权货币的想法尚是纸上谈兵。

通过最近几年主要经济大国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展开的博弈来看，主张改革的一方仅有热情和理想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程度。的确，从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格

局早就应该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参与者也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十年前诞生的欧元就是当时经济规模比肩美国的欧盟试图抗衡美元霸权的一种尝试；日本在20世纪末也曾试图说服亚洲国家建立以日元为核心的亚洲货币体系。而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推出的欧元，尽管是区域国家建立超主权货币以增强欧洲货币话语权的一次革命性尝试，但由于内在的制度性困难，尤其是缺乏统一的政治基础，使得欧元难以成为美元的真正替代者。何况作为欧洲首席金融强国的英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一直不肯让英镑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严重扯了欧元的后腿。至于胃口曾经很大但战略眼光欠缺的日本，本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将日元打造成世界级货币，但日本的雄心最终成为泡影。欧元和日元的跌宕起伏表明：欧洲和日本尽管是美国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盟友，但在表征国家特权符号的货币问题上，美国绝不容许任何人的实质性挑战，盟友也照样翻脸。

事实表明，在支撑一国货币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综合基础彻底崩溃之前，竞争对手要想取代既有货币的主导地位并不现实。从历史上来看，英国在20世纪初就在综合国力方面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了，若不是二战耗尽了英国的财富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国力，英国是不会在1944年将国际货币统治权交给美国的。而今，尽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与金融危机部分削弱了美国的经济，以至于标准普尔都给美国经济前景投下了悲观一票，但若依此判断美国正在失去经济竞争力，或者说预示着美国将迎来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多米诺骨牌倒塌，未免太小看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了，也过于低估美国经济在逆境中的调整能力了。谁也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美国蒸发的只是以美元计的金融资产价值。美国仍然拥有举世无敌的科学技术和相当稳健的社会制度。以埃克森-美孚、沃尔玛、通用电气、苹果、英特尔、微软、谷歌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仍然是企业界超一流高手；由于政府救助而部分恢复元气的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美国十家大银行，已获准偿还了政府的金融救助资金，昔日呼风唤雨的美国金融业似乎正在卷土重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战线并没有因为经济与金融危机而收缩多少。或许，这是因为危机还没有深入美国的经济骨髓，也没有对国家财富造成致命损失。显然，在这种情势下，其他国家要揭竿而起并不现实。

正是由于握有各国经济软肋，美国才可以一再透支美元红利。

那么，谁能打败美国？谁能瓦解美元霸权？

正如《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一书的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所说的，眼下，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国家其实就是美国自身。埃森格林警告称，可供美国缩小财政赤字、避免债务危机的时间“或许要比普遍设想的更少”。

但是，基于金融主导国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权惯性，其他国家要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并不现实。

按照曾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哈佛大学老牌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的观点，无论是欧元、日元、人民币还是SDR^①，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取代美元。在他眼里，美元成为国际“硬货币”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政府特意设计的结果，正如英语成为国际交流的工具语言不是任何人、任何政府设计的一样。一切源于习惯成自然，用的人越多，这种语言或这种货币就越有用。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业务结算大多基于美元；美国的国债市场（US Treasury Securities）是相对低风险高回报的市场，而且其深度、广度及流动性无与伦比。优越感依然十分强烈的库珀还断言，尽管他并不反对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但这只是遥远的憧憬。

也许，在不少中国“愤青”的眼里，库珀够狂妄，但站在国际经济与货币格局演进的角度，我们更应该深思，为什么美国能够屡历危机而不倒，甚至在某些时候还变得更加强大？特别是美元，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遭到了日元和欧元的挑战，但作为既有国际金融体系设计者与主要受益者的美国，最终还是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击退了日元和欧元的挑战。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也确实经历了一小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不过，即便在美元最困难的时刻，主要大国也不敢轻易抛弃美元。

美元的强大与难以撼动，除了潜在的制衡力量尚处于发育之外，还与美国在30年前打造的“高边疆”战略不无关系。一般人以为，1981年，由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前美国安全委员会特种计划室主任丹尼尔·格雷厄姆提出来的“高边疆”战略主要应用于针对苏联的军事竞争。其实，格雷厄姆领导的“高边疆”研究小组中就包括经济学家。其于1982年提出的《“高边疆”研究报告》涵盖了军事、技术、政治、经济等各项战略。按照格雷厄姆设想，“高边疆”不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还是处理美国和美国盟国正当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以

^① 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俗称纸黄金

及安全需要的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自那之后，美国先是在“高边疆”战略指导下，拖垮了苏联；之后又联手欧洲打压了日元崛起的势头。其后，在欧元诞生的世纪之交，美国看到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更多国际经济责任的欧洲是最大威胁，于是，一方面不断强调强势美元政策将延续，以增强各国对美元支付体系的信心与依赖，另一方面巧妙地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通过点燃欧洲火药桶，给刚刚出炉的欧元当头一棒，欧元也因此陷入低迷，美国得以继续用美元绑架世界经济。

而今，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也许会变本加厉地运用“高边疆”战略来打压中国的发展空间。

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美国“敲打”中国的一张探路牌。假如美国认为中国将来确立了区域金融领袖地位，进而触及美国的敏感地带，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祭出更大的“杀器”来钳制中国的发展。因为即便是盟友，美国不会放过。

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确实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这场危机，反而通过有意为之的美元贬值来分摊危机成本，结果导致持续发酵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美国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金融业终于出现了大面积倒塌，特别是当市场向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和AIG发出死亡通知书之后，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救市行动才开始。蹊跷的是，尽管美国在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下，一波三折地通过了7 87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但当参众两院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通过救市计划之后，美国政府的操盘手们反而暂停了救市手术，救市方案批准的国债额度迟迟没有启动，监管部门甚至在市场处于极度恐慌的情况下还敢解除放空禁令，全球股票和期货价格随美国市场的波动而出现巨幅振荡，美国以外的市场对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的恐惧进一步放大。其结果是，近年来表现强劲的欧元成为首要被洗劫的对象，欧元牛市大崩盘，这在欧元发展史上极为罕见。而且由于市场规避高风险资产情绪的不断发酵，加上经济面的疲弱，欧元兑美元有可能长期遭沽空。与此同时，以石油为首的大宗商品泡沫的破灭和各国资产价格的下跌加速了国际投机资金转入汇市做多美元，加上中国增持美国国债的效应，美元艰难地走强了。可怜的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大洗牌的紧要关头却掉了链子。这是欧元区的悲哀，更是美国式成本转嫁的一次精心演出。

在次贷危机持续发酵的那段时间里，尽管国际形势与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美国，但美国却掌握了他国难以企及的两大王牌：一个是目前仍处主导地位的美元支

付体系，另一个就是美国一手制造的次贷危机。尤其是后者。

尽管次贷危机是美国经济的一块毒瘤，但美国完全有能力把它切除，关键是什么时候进行这项手术。现在看来，美国之所以并不急于立即施行手术，是因为老谋深算的美国政府发现，次贷这个有毒金融衍生品，通过金融传导机制已经成为洗劫全球经济的新工具，这让美国政府窃喜不已。因此，美国并不急于采取刮骨疗毒式的救市行动，而是意图通过次贷危机这个杠杆，达到尽可能打压欧亚主要竞争对手的目的。

终于，欧洲经济的主要支柱顶不住了，英国经济在受到金融海啸冲击后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负增长，欧洲的发动机——德、法也好不到哪里去。情急之下，英国、德国和法国匆匆开出了总计超过1.5万亿美元的救市支票；甚至，整个欧元区经济几乎集体熄火；欧洲的另一个大国俄罗斯更是饱受股市崩盘之苦，干脆暂停股市交易，卢布兑美元比价跌至近年来新低；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不仅股市跌幅远超美国，实体经济也开始备受煎熬，特别是抗击打能力较弱的韩国，经济一度面临全面崩溃，政府被迫启动大规模金融救助计划来自保。但是，上述主要经济体先于美元流动性扩张的大规模救市行为，恰恰为美元扩张制造了相当大的战略空间，也为巩固美元地位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支持。无疑，这是美国政府所乐见的。

此外，美国还通过次贷危机，对免疫力较低的中小经济体来了一场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在美国看来，人口不足30万的冰岛是否重新回到全民打鱼的老路并不重要，美国看重的是战略位置重要的东欧、中亚和反恐前线巴基斯坦。偏偏上述地区根本经不起次贷危机的冲击。例如，经济高度依赖短线外国直接投资的东欧部分国家曾经在外资急速撤离之后，陷入了集体恐慌，由于经济实力不足，本国无法实施西欧式的大规模救市计划，于是匈牙利、乌克兰、塞尔维亚等国被迫向IMF求助，这就使得东欧经济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甚至，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些中等国家也在向IMF下跪。这就是国际金融生态下免疫力低下的中小经济体的悲惨遭遇。

美国可能多少也会有点意外，曾经孕育了西方文明的希腊怎么把自己折腾得如此不堪一击？而像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级别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病得不轻。金融危机的传导能力实在是彪悍！

此外，握有全球最多金融资源的美国，还有一样法宝：利用自己的超级金融强

国地位和对金融信息的垄断“忽悠”全世界。

比如，现在回头来看，本次危机的“引信”——次贷，就是美国金融寡头利用其在外人看来十分发达的金融创新能力，利用对金融衍生品信息的操纵，制造出的于己是赢利工具、于人则是“忽悠”工具的一种极品金融垃圾。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也指出，新的金融产品其实已经达到了相关机构风险评估的极限，以至评估机构无法对这些设计极为复杂的金融产品的市场风险进行精准的评估，即使部分知道也不知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但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的信息操纵和精妙安排下，美国金融产品硬是“化腐朽为神奇”，在全美乃至全世界找到大买家，而且价格不菲。

不仅如此，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跨国资本还利用对经济信息的垄断，操纵经济话语权，制造经济恐慌，直接影响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理性经济政策的制定。为此，越南等中小国家就曾大吃苦头。此外，高盛集团、花旗等金融资本凭借其专业人才与资源优势，在制定金融衍生品时，就已定下了市场风险，诱使投资者争相购买。因此，尽管高盛集团有时并不那么听话，但精明的美国政府还是对其偏爱有加。

不错，美国确实承担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币的相应成本，例如美国必须执行稳定而连贯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避免提供清偿能力与保证其货币信用之间的冲突（“特里芬难题”^②）；并在发生金融危机时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美国还拥有高度发达且自由的资本市场以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与拥有美元本位所获得的巨大收益相比，美国承担的上述成本简直九牛一毛。例如，仅仅是美元铸币税收入一项就是天文数字。有人算过一笔账，截至2008年，美国发行的国债总额为9.6万亿美元，欧洲美元约4万亿美元以上；另外，从1940年至2007年，美国累计财政赤字4.8万亿美元；仅仅此三项统计，美元国际货币本位币地位使美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就超过了18.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8年GDP总额的1.3倍。而没有国际货币本位币的中国就为其贡献了1/10。

目前，美元参与的外汇交易依然占全部外汇交易的87%左右；全世界约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全球股票交易的82%是用美元交易的，在金融衍生品市场占89%。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世界的共识，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把

^② “特里芬难题”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

美元作为储备。20世纪90年代，美元与油价的关联度仅为12%，而目前已经上升到了98%。全球石油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比重高达90%以上。伊朗等国曾经起来闹革命，想抛弃美元，但最终还是无法撼动美元在大宗商品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都可以视为美国的资产。中国无数的产业工人辛辛苦苦换来的外汇储备到头来只是一堆随时可能蒸发的纸上财富。至于美国凭借美元霸权通过操纵美元利率或汇率来定期对外辐射经济风险，让各国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

可以说，全球经济与金融失衡使得美联储长期以来低成本地扮演着各国央行的角色。美元作为金融帝国主义的标志性符号，一直是美国高边疆战略的三大核心优势之一（另两个是军事和技术）。美国借此优势不仅在遭遇金融危机时成功转嫁危机，还拉开了与外围国家的差距。更令这些国家难以容忍的是，美国轰轰烈烈的所谓救市计划和后续的经济复苏方案其实就是选择在何时印刷美元的一场表演。这就是不平等国际金融秩序下的现代荒诞剧。

从货币主义角度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长期而言是中性的，无休止的流动性释放除了引发滞胀以外，还会使美国之外的美元持有者对美国的信誉和美国经济失去信心。而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终于彻底认清了美国政府对美元债权人的口头承诺其实是一种国家级的“忽悠”。购买美国国债其实就是美国用一种做工精良的纸换回另一种同样做工精良的纸的游戏。力量早已使用过度的美国既无实力也无意对美元的发行承担无限责任。美国也许还能凭借暂时的竞争优势维持一段时期的美元本位，但美国其实也明白：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经济一家独大的局面，全球业已形成美洲、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从国际货币均衡的角度来看，理应形成美元、欧元以及可能的“亚元”或“中元”相互制衡的稳定三极，因此，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目前的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是大势所趋。美国可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无法改变趋势，国际金融格局不能长期处于个别大国独家垄断的失衡状态。在金融危机将金融帝国主义的极端伪善与自私面目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后，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变革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到来，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或将由于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而走向终结。

今日中国需要思考的严峻问题是：如何早日摆脱为美联储“打工”的局面？

如今，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而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也不过10万亿美元。

主要以美元计的中国天量外汇储备不仅令广大发展中国家羡慕，甚至被深陷欧债危机的欧洲国家视为不可多得的“远水”。另一方面，中国能够较为自信地应对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并积极寻求与中国国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这也与基于巨额外汇储备的经济底气不无关系。

相当于中国2011年经济产出50%的外汇储备既是中国经济外向型改革成果的重要表达，也是在既有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所处弱势分工地位的真实写照。在投资渠道以及投资品种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中国外储除了把主要投资对象锁定在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之外，又有多少可为空间呢？当然，我们注意到，外管局储备司经过调结构，做波段，的确带来了较为显性的超预期收益。

然而，外管局再努力也不能改变中国为美联储“打工”的格局。据估计，中国外储中至少有1.6万亿美元是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金融资产，而美国持有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则不到800亿美元。表面看来，中国俨然是美国的大债主，可以对美国吆五喝六放硬话了。可不是吗？按照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中国不高兴，只要跺跺脚，抛售几百亿美元国债，就会在国际市场引起恐慌性抛售，美国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中美事实上已形成了经济恐怖制衡。联想到近年来美国政经高官在对华关系上不时放软身段，似乎也验证了中国对美筹码增加后的无形威慑力。

不过，在全球既有经济与金融分工格局依旧、美国依然掌控国际储备货币大权的情势下，非理性的“愤青”想法显然无济于事，中国需要的是冷静思考摆脱经济受制于人的办法。假如抛售美国国债就能达到挟持美国经济的目的，当年心高气傲的日本恐怕早就放手一搏了。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证明美国已经破产了，但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技术意淫，没有实际意义。世人不会忘记2008年年底的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被有毒资产侵袭的美国经济确实病得不轻，金融霸主地位看起来异常脆弱，雄心勃勃的萨科齐试图顺势从美国人那里夺得金融主导权，但是即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霸权底线。

尽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达3.2万亿美元外储中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经常贸易顺差取得的那部分，但无论是哪部分外储都需要中国有效合理地使用。因此，今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期望。只是在手脚被束缚的情况下，中国既难以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扫货，也不能用巨额外储购买美国的优质企业，甚至买不到急需资金的其他西方国家企业。尽管不情愿，中国有时还得

增持美国国债。巴菲特毫不客气地说，中国每日辛勤劳作，生产产品给美国人用，而美国付出的只是一些纸片。尽管这话听起来令人心酸，却折射出在全球既有经济与金融分工格局下中国所处的弱势地位：美国掌握着货币发行和市场的主导权，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和美元。在这个分工框架下，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购买中国的廉价物品，尽管带来了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逆差，但是凭借金融市场优势，中国等国积累的贸易顺差反过来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美国以成本极为低廉的货币手段来平衡经常性的贸易逆差。

环视世界各国，持有巨额美国资产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英国和日本。为什么这些国家就不担心所持资产贬值？除了两国是美国的盟友之外，英镑和日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币是最好的避风港，这也是英国一直迟迟不肯加入欧元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英国可以购买中国想买却买不到的美国企业和其他资产。因此，为了避免中国经济被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绑架，中国除了持续要求美国拿出实际措施确保在美中国资产安全之外，关键之举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力争在十年之内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问题是，人民币能否如期成为国际货币？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美国制定的“丛林法则”——由美国把持的话语权和凌驾于国际通行准则之上的美国标准，美国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他们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图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其实已经在采取行动阻止中国获取金融话语权。当人民币意欲走出独立的国际化进程时，美国迅速加强进攻火力，通过操纵美元贬值，并联手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某种程度上迫使人民币朝着他们所预设的路径升值。而力量对比明显不如对方的中国被迫提前加入全球金融市场博弈。

如果中国不能镜鉴往昔教训，冷静思考制约中国扩大金融话语权的外部约束条件，并利用业已形成的经济影响力来破除外力阻遏，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无法获得预期的金融话语权，除非美国走向自我毁灭或者经济大出血以至于无法自救。

挟美元以令诸侯的快感，总有一天会消失。